

清明早

■王键



清明早茶，是瑞安茶农单株选育出来的，属于瑞安土生土长的茶种，无性系，灌木型，中叶类，特早生种，二倍体。主要分布在瑞安的高楼、马屿、陶山、潘岱、湖岭等乡镇街道。在清明节前采摘，茶芽娇嫩，茶色鲜亮，口感清香浓爽，是最早上市的一批茶叶。

龙湖茶场也注册了茶叶商标，叫“东瓯清明早”，算是搭上了“瑞安清明早”这个地理标志品牌的快车，同样享受到瑞安清明早茶带来的福利。

茶场主邀请国内专家到龙湖茶场培育老茶种，并进行制茶技术培训，以进一步提升茶叶的品质。他将清明节前最早采摘的嫩茶芽，以碧螺春的制茶工艺，制成绿茶，取得成功。但由于清明前的气温尚低，茶叶生长缓慢，发芽率低，产量少，加上手工制作，导致一年的出产量极低，仅七斤左右。物以稀为贵，那就不卖咯！自己喝。这款茶，形如针叶卷了曲，叶色若玄中泛了青；冲泡的细芽微微展露，茶汤澄清透着绿黄，微抿入口舌苔生津，精神随之爽亮清朗起来。

在龙湖茶场，还有一款茶不得不说，它比“清明早”晚半个多月采摘，是高山荒野茶。说起来，比清明前采摘的茶树是要轻贱一些，因为生长即开叶，只适合做红茶。但恰是如此，这种没有施肥不用农药无人管理的茶树，在放任自然生长的状态下，保持了它的美感和口感的独特性。茶场主递给我茶干，色暗黑，润纯；冲泡后，汤色如女儿红，显着妖烧；轻呷，茶香浓郁，回味甘甜，余韵在舌头上停留，打转。相比于“清明早”，我倒更喜欢这款长在荒野里的红茶。

野茶，在陆羽的《茶经》里有过评价，他说：“野者上，园者次。”有了茶圣的肯定，相当于给野茶扣上一顶学士的帽子，显出端庄和尊贵来，令人无可反駁。

我想，无论是脚踏泥土，还是搏击商海，当下的茶农都看得清晰，做得明白。只等小寒过去的第5个节气，清明节来的时候，瑞安西部山区的茶会不由自主笑出声来，因为它们抢到了先机，醒得比春早。

阳光的威力再一次加大
水波盈盈，一切都在悄然变化
春雷的声音从远而近
滚滚而来的
不只是那几声闷响
还有那水珠想睁开眼晴的
一闪一闪

下碇村渡口

■徐象升

飞云江水浩浩荡荡，虽浑浊却波涛淼淼，或涨潮或落潮，夜以继日。飞云江蜿蜒至云周街道周莪一带时，来了个急转弯，江面变窄，两岸相距不到三百米，有嗓门大些的村民吆喝一声，对岸都能大喊呼应。

在周莪有一个小村落叫下碇。碇就是山洞的意思。据村里的老人们讲，古时候有人在飞云江上游发现一个巨蟒的洞穴，那地方称之为上碇。而人们又在周莪的这一处地方发现了巨蟒的另一个出洞口，于是此处就叫了下碇。村子里不到百户人家，大多是二层的老房子，近十几年才多了几幢四五层的新房子。在村后的飞云江边有一处石头垒成的码头，从江堤延伸到江里，大概六七米长，朝江中倾斜而下，直至没入水中。江堤上有一个供行人歇脚的小亭子，六七个平方大小，亭子三面有墙，一面敞开，没有大门。靠墙处用水泥砌了长凳子，可坐十余人，这就是名不经传的下碇渡口，联通云江两岸，自打我记事起，它就在在。

渡船由一艘小小的渔船改装而成，两米来宽，四五米长，船尾架着一台柴油机，船家站在后面，右手紧握方向舵，那也不是方向盘，而是一根长长的铁杆子，连接着水底里一个大铁片子来操持方向。在这简陋的渡船上，乘客是没有座位的，大家上船后，很自然地双脚微分，像扎下马步一般，随着小船在江水里左右摇摆，却并不会跌跌撞撞，就如同生根了一样稳当，这都是老客，谁也不会发憊。在我童年的记忆里，这小船还是比较繁忙的。村里人去往陶山或温州，都在这里坐船过江，在对岸的桐浦澄头的码头上岸，再步行穿过村落，到大马路边搭车去往各自的目的地。

清明节前后，渡船最是忙碌。村里很多人家的先辈都长眠在桐浦一带的山上，那几日都要拖家带口去祭拜先人。因着对岸澄头的码头修建得更大多些，停靠了十多艘小渔船，人气也更旺。码头上有个大亭子，亭子里有两个老人开了个小卖部，对岸的很多村里人总喜欢在那亭子中闲坐，于是这渡船的主人也喜欢待在对岸，鲜少有在下碇这边等客的。所以等下碇这儿江边的亭子里聚集了三五个等船的人时，大家就高兴起来，有热心的村里人总会笑着说：“人够多了，我去叫船来。”只见他走到江堤上，双手放在嘴边做喇叭状，大声叫道：“船开来诶，船开来诶！”没一会儿，就远远望见对岸的亭子中走出一人来，步入船中，接着就听到了那柴油机咚咚咚的声音，隐约还能看见黑烟冒出，接着那船便摇摇晃晃地向我们这边驶来。

如果是涨潮坐船还好，江水漫至码头最上面的几块大石头处，我们小孩子也可以轻松地踩着踏板，走上船。可若是落潮时坐船就麻烦了，那码头的石块上都是淤泥，要是你想逞能踩着到船里去，准会滑个大胶，变成个滩涂里的跳跳鱼。这时船主会把船小心靠到码头上，也不熄火，只是降了速度，那柴油机立刻从“突突突”变成了“突——突——突——”一声慢着一声，好似跑了两里地喘不上气一般。船主让船头顶着码头，自己熟练地提起一个水桶，从江里舀了水来，用力往石头上一冲，刷一声一大片淤泥就被冲进江里，石头干净了。接着再提水再冲，一路冲到江堤，冲出一条可以下脚的路来。如果坐船的都是青壮村民，船主一般踏板也不放下，只招招手，让大家伙儿上船来。若是有老人妇女孩子的，船主才贴心地放好踏板，还会站上蹦跳两下，确认放稳当了，才站到踏板边的石头上，护着大家上船。等人都上了船，船主也不立刻开船，而是跑上江堤，向来路张望，发现那村道上有人蹒跚而行的，船主就会猛挥几下手，高喊：“走快点，等你诶！”那受了召唤的村人因凑巧赶上了一趟船而不用费时等待，便也高兴地回应：“好西好西，马上走来了！”等上来船，船主

阅读让我遇见更好的自己

■胡晓霞

新年的一场雪，来得猝不及防。在那个大雪纷飞的晚上，温州市文化馆舞蹈排练厅内，热火朝天，“读温州阅世界”——春暖书香2024年温州市全民阅读分享汇，正在紧锣密鼓地联排。

分享汇由温州市全民阅读指导委员会指导，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、温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等单位联合主办，参演人员来自温州市区或文成、苍南、泰顺、瑞安、乐清等周边县区的各行各业。经过四天的紧张排练，1月26日傍晚，华灯初上，拥有1425座的温州大剧院歌剧厅里，灯火璀璨，人头攒动，一场全民阅读的盛宴，隆重开场。我作为第二届全民阅读大会“乡村阅读推广人”代表，在这里与观众朋友们分享阅读心得——

小时候，因受父亲的影响，我爱上阅读。以前那个年代，没有这么多教育理论可以讲，我就是在书籍的世界里，渐渐建立起正确的三观，塑造出良好的人格，学会了在生活中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。

我父亲17岁那年，走出文成玉壶大山，来到瑞安中学读高中，他通过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对我父亲来说，读书机会来得特别不容易，所以他就格外珍惜那有书读的时光。记忆中，我小时候，家里有很多本父亲经常读的书，比如《基督山伯爵》《红岩》等等。父亲去世前一个月，还拿着放大镜在阅读，他那伏案读书的背影，永远定格在我心里。父亲是我的引路人。学生年代的我，学着父亲的做法，不动笔墨不读书，一边一字一句仔细地读，一边在书上圈点勾画，批注所感所悟，同时在笔记本上记下“有用的句子”。我还给那些读书笔记取名为《串珠集》《拾贝集》《采蜜集》等等，日积月累，满满的一抽屉。读书让我终身受益。

读书足以知道理，解问题，助你了解复杂的思想、情感、事件，教你尊重别人、尊重自己，热爱世界、热爱人类。多读勤思，则能优于昨日的自己。我从书中汲取营养，提升自我，努力得体的做好人生中的同学、同事、女儿、妻子、媳妇、母亲、老师等多种角色。我用书中得来的学识，去影响、教育我的学生；我用心培养女儿的阅读习惯，沉浸书籍世界的女儿，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懂事。

读书，世界就在眼前。不读书，眼前就是世界。程永新说：“阅读会打开我们的眼界，打开我们的思维，让我们看到，怎么获得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一种生活。”博览群书，走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才能看到别样风景。读书是输入，写作是输出。长年累月的阅读，滋



养了我的灵魂，给了我提升自我的力量，让我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写作道路，近年来，我写出了个人散文集，还与人合作创作了关于曾联松、金蝶轩、李毓蒙等一代名人的系列长篇作品。

《次第花开》中的一句话，让我记忆犹新：“有的人居无定所地过着安宁的日子，有的人却在豪华住宅里一辈子逃亡。”书籍，拨开了我眼前的迷雾。因为阅读，所以通透，心也随之变得安宁。阅读和写作，让我的内心无比丰盈，让我的生活充满生机。喜欢阅读的人，永远不会感到无聊。因为，书籍会带你到另外一个丰富精彩的世界，在那个世界里，你会目不暇接，你会更加自信、开朗地面对未来……

分享汇活动延续近两个小时，我的阅读心得分享仅仅是其中的一个小环节。整场演出以情景演绎《书香里的天地》为序，分“经典永相传”“春暖读温州”“开卷阅世界”三个篇章，其间穿插社会各界各领域“阅读推广人”“阅读榜样”的阅读心得分享。演绎形式以诵读为主，融入情景剧、小话剧、音乐剧等，让艺术升华阅读。全程高潮迭起，展现了阅读之美，营造了“全民阅读 满城书香”的浓郁氛围，进一步擦亮了“书香社会 阅读温州”的品牌内涵，为“千年商港 幸福温州”城市文化建设助力赋能。

阅读让我走上温州大剧院的舞台，阅读让我遇见更好的自己。阅读，写作，推广阅读，我将继续在路上。

石不能言最可人

■徐立

在《瑞安日报》看到一篇文章——《“天下第一社”为何会青睐瑞安》，讲的是西冷印社书画篆刻院基地正式落户瑞安的事，不禁联想到我短暂的治印之旅。

与金石结缘，同张兄夔夔有关。他是温州女婿，绍兴人，出生才子地，家学渊源，饱受熏陶，文采风流，雅擅诗词、书画等传统文化才艺，与我亦师亦友。大约在2020年初，我在朋友圈看到他篆刻的一些印章，深为折服，特别是有方“蒙以养正”章，眼缘不浅，很想作为私人的藏书章，于是便聊了起来。

在解答我一些基础的篆刻知识后，他爽快答应了我冒昧的求章之请，并主动提出帮我治印，还非常体贴我短于毛笔书法的弱点，按钢笔字的大小设计1厘米的小章。

2020年3月31日，我收到了夔夔兄赠送的印章，除了那枚特别心仪的“蒙以养正”外，还有一枚“敢遣春温上笔端”的闲章、一枚“徐氏”的姓氏章和一枚寓意我名字的“三十而”引首章——那年也恰是我虚岁三十，可以算是生日礼物了。当天便作《得张君夔夔赠印有寄》感谢：

篇述秦章刻划之，
一方方正一方奇。
苍黄三十耻言立，
寂寞千秋唯咏诗。
好梦多持江令笔，
此身懒对谢公棋。
蒙君赠我姓名印，
敢笑伯牙逢子期。
然后很自然地就开始疯狂学习关于印章的一切知识。最初，我是在抖音上看到有人示范篆刻的，不夸张地讲，篆刻的过程本身也是艺术。刻刀划过青田石的声音清脆悦耳，石料在一双巧手中任意翻转，随后便成了一枚枚精美的章，宛如庖丁解牛。

因为我一向有个工科生的灵魂，喜欢亲自动手做些活计，遂正式入坑。上手后才发觉，看是一回事，做又是另一回事。起初，我连刻刀都不知如何把握，下刀时，期待中的清脆悦耳并未如我所愿响起，反倒是传出一种尖锐的刺耳噪音。随之又沮丧地发现，线条的方向、粗细根本掌控不住，石面上的痕迹宛如幼龄孩童左手写字，歪七扭八，差点把自己丑哭。



奈何架不住对篆刻是真喜欢，实在不忍放弃。我一边向夔夔兄请教，一边也上网搜索自学篆刻的教程，设计印稿、反字上石、石刀切刀、单刀双刀……如饥似渴地学，废寝忘食地练，从一开始仅仅满足于线条平整，到慢慢理解布局中的红白关系，从最初的临摹汉印，到逐渐开始设计闲章，有段时间还因此得了腱鞘炎。

而且，我不怕出丑，并不吝啬于展示我青涩的技艺，也正是如此，总能从朋友们的反馈中有所反思，一点点进步。对我而言，篆刻是文章诗词外的又一种表达方式，是一种无声的沟通，更是个人情感的寄托，如果刻完只是束之高阁，敝帚自珍，那它所给予我的意义将大打折扣。

所以，在疫情期间，我刻过“平安”“去病”等闲章，还为防控办的同事刻过一枚“睡大觉”，满满的都是那段时间的渴盼；七夕等纪念日时，刻过“双向”“同心”“不易”等闲章，寄托的都是对未来的美好愿景；为孩子，刻过“福慧双全”跟姓名章，表达的都是我的祝福。以及，在某个攻坚专班工作时期，离开前，为全体同事刻了姓名章，印在一张纸上，虽然带不走人，但所有奋斗的时光就这样被我封锁在了大大小小的印面上，每每看到，便是一段美好的记忆……

如今，因为工作繁忙的关系，我已一年多不曾拿起刻刀了。但看到收纳盒中琳琅满目的印章，无论是收到的赠礼或是自己篆刻的作品，都能想起一份真挚的友谊、一份当时的心境。那些石头安安静静，一言不发，却又说尽了所有，正如所有治印人最津津乐道的那样：花如解语应多事，石不能言最可人。